莊子題辭

史記莊子蒙人也名周字子休嘗爲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按莊子以不羈之材恣汪洋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爲不必有之物造爲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涯涘固千萬世恢諧小說之祖也太史公所謂寓言是矣而宋儒取其形容道體之語最有善者則是書固不可以不讀也第當具隻眼耳否則爲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非善讀莊子者矣陳同父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林希逸曰其書雖不經

實爲百家之冠自可獨行於天地之間議者罪其盜跖漁父之篇醜詆孔子駢拇胠篋之論力排聖人則固其學術之偏然文實奇絶矣惜與孟子同時而不得一相救正也蘇子瞻以爲莊子於孔子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細繹其旨殆或然與非邪

莊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一

道家類　莊子内篇

逍遥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風勢也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

膠（言粘住不動也）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音謁）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突）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而南爲適蒼莽者三飡而反腹猶果（實也）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求似之也）之不亦悲乎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美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聞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樂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汝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祈乎

亂治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忘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重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淺大貌無所容非不呺音枵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打洗也絖音曠絮也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猶言茅塞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物之遊者）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音離）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也（無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天地）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飂）乎山林之畏佳（音偉翠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音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皆風動樹聲）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笙簫之類）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猒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不同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博塞籌也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者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𨼆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蝍蛆甘帶蛇

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此三節皆爲昰非物我之喻

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幼年去鄉也而不知歸者邪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

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悟）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至怪）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見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

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按齊物論者言欲齊衆論而爲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若是非不爭利害不計與物相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言之宗旨也然老子只四句盡之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便覺含畜不露而此篇漫衍謬悠至於無盡雖文字絕奇然視老子遠矣

百家類纂莊子卷終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

道家類　莊子内篇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縁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音畫然嚮然奏刀騞　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音空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頎也畜乎樊中神雖王音旺不善也不樂也

適來夫子有道尊稱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

人間世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来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孝之至之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巳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甚也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
爲脅挫鍼治繲（音綫）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
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
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
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其德之衰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
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
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
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

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
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
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
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
其顙頯音逵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
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
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

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
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
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呴以濕相濡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
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
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

之久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戶乎嗟来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胡亂反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𩐋子兮反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

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

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
造物者爲人猒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音浪之野汝巳何帠音藝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
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巳至人之用心若
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音淑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

駢拇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剩也)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參

史鰌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圓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

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蹠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蹠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

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蹠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尾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

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
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
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
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
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
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蒲結反）躠（悉結反）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

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

將爲胠篋袪劫二音發也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古穴矣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裂也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

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絶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攞力的切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

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

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耳轉反）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在宥

聞在宥（優游自在寬裕自得之意）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

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

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决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

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械也）椄槢（楔也）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響箭也）也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問於廣成子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
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
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物也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音泯合也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
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

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岌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急也馳方且爲緒業挂也使方且爲物拘礙也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猒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問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濵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抜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怊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来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

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
此之謂混冥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音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

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蔑)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

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

和者謂之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音歲）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

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
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
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
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
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
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来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弃（屏去也下同）焉至富國財弃焉至願名譽弃焉是以道不渝

老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
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
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
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
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
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

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

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巳又何爲哉道固

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音俟)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河神)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海神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

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音孔 小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馬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音郛)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

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端也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等也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

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夔一足獸憐蚿音賢百足虫也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

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篋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来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

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寔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

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音忽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

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俄而柳瘍也今人謂之癤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

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

具太宰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達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猒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形如槁木也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梓慶削木爲鐻鐘鼓之柎也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留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拘也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
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
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
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

市南宜遼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
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

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孔子問子桑雽音户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國名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錢貨曰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帶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不獨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名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吐但反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知北遊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来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説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来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弓韜也）墮其天袠（衣囊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

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内也以無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

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来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其臣(僕也)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純朴
也)之與居鞅掌(支離也)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
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如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
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匹么反小器也)之人邪吾
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

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
而蘖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獨也）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流蕩也）
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
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南榮趎（疇）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
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

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音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兵莫憯于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音屏）金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動容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徐無鬼

徐無鬼見魏武侯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

虛空者藜藋柱塞也乎鼪鼬之逕踉欲行貌位其空聞人足音
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
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
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
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
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潸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白泥也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

國人稱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

則陽

惠子見戴晉人於梁惠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反聲也）也吹劍首者吷（音血）而已矣（言無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音丸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

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黑）索五十犗（音界牛也）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已北莫

不獸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權音)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
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
與經於世亦遠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
神龜也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箕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
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
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

人謂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
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同大也）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
帥弟子而踆（蹲同）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
言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縣繫）
也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
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木音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否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土他上聲苴音鮓）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

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
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
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
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
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而不作䏽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
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
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

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盜跖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

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

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慼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刼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說劒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猒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

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晋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

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列御寇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

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聖人安其所安自然之理也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即也歸也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殫也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懁而達有堅而縵柔也有緩而釬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稺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
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
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
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

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决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説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

而博不異(尚同)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終也)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近也)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朴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

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人姓名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姓名也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音而和也)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脫洒也）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迫也）知而後鄰（近也）傷之者也謑髁（不正不定）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輐斷（無圭角也）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轉也）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亦無圭角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

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
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
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
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
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

以觭寄也所見止一端也不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
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眞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
而連犿音抃混融之意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
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
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
也不中厤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楚國相稱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蛙也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
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
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
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僻也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
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
可曰愈貴道幾殆也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猒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起也悲夫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莊子下 終

文子題辭

漢志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元魏李暹註以爲姓辛名鈃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裴駰以爲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然此書非計然所著也考其言一祖老氏大抵道德經義疏耳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柳子厚以爲駁書後人聚斂而成其信然哉高氏子畧曰子厚謂刊去謬亂頗發其意然所刊者世不復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臠也

文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六

道家類　文子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彊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禀受無形原流淫汪體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斡輪轉而無廢水

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與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智有萬物不同而含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以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應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窮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萬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音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剛疏達而不悖堅彊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

故

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焦淖約流循
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彊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
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其間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眞人者通於靈府
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于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
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心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
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
極無極照物而不眩嚮應而不知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朗陰陽和調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夫道者藏精于內極神於心靜莫恬淡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上之象主之者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縱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明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湧波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或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積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彊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

民化遷善若生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
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
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
愔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
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
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煩氣爲
物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
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于俗

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足死順足生故靜淡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禀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

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
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
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天地之
道至閎以大尚卑節其章先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
熏而不息神精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
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
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
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騰而行不僻精神盛而
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與日
入衰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多所見大者所知小夫
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聲

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體精神馳騁而不
收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受而不越聖
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
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
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
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
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
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
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失難死以生爲者即所
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
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

物卽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卽至樂極也

符言

老子曰無爲名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卽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卽亂故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榮華之言後爲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者妄議國家典法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小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而

不知病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歸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感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神內意盈年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彊始於短寡成於衆

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天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内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彊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智無道則苟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小行之小得

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爲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肆傲自盈自明執雄堅彊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

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爲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此支體相遺也其國治此君臣相要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澤而道德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

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微明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從其欲也志欲大者兼體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較也智欲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處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無小而不

行其爲過也無徵而不敢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不成也愚人之智固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敎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敎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自然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鬭不可令持

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產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江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多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下德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其四關止其五道即與道論神明藏於見形精炁反於至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

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精在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彊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執自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積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止也故文之所如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制者廣廣郎我彊如適若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移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勝此不明於道也

上仁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闇生喜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情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田財盡有旦暮無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

也一人執耒兩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卽人主愍之矣貪生暴君涸歙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烝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分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曰在於剛柔之間天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休之夫息推卽懷懷卽不威嚴推卽猛猛卽不和愛推卽縱縱卽不令行推

卽禍禍卽無親是以貴和也

上義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論慮之以策啚之扶義而動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卽舉兵而臨其境則以不義刺之以道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愛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使其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

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戸而內之積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彊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上禮

老子曰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厚且清也魚鼈蛟蚖莫之爲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故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則大裂之道也其政汶汶其民惽惽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文子卷終

關尹子題辭

周關令尹喜撰蓋與老子同時啓以著書因去吏而從之按班固志有關尹子九篇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一宇至九藥蓋徐蕆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何從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第文不類向爲可疑耳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引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或因以假託之歟然其文辭峻潔闡揚道意時有中肯綮所謂讀之泠泠輕輕

不使人狂固不得而廢之也朱象先之徒尊信如經則

豈誠有所契驗哉

關尹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關尹子

一宇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

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

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

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二柱篇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

得火紋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曰夢中鑒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鑒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曰寒暑溫凉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

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
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曰衣搓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
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
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
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
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
私智認而已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内外之大同故或先内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

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即

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蝍蛆蜈蚣別名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翾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

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鼇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虍

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

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鳥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

之道則然

四符篇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

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

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䰟因䰟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䰟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䰟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䰟俱之䰟之游魄因之䰟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䰟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䰟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

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

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

對

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

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寃䰰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

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横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鬼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鬼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内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

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蝡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蝡奚自

曰人之獄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獄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五鑑篇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

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憑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得而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擾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

聞吾之云爲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絶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

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内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
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
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
大常者存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眞何
況於識識尚非眞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
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
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
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
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
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

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歛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

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

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獨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

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仰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徤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内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螘我可爲萬物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内聖人皆僞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在不

曰心憶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

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
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
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
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篇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
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
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
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
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

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寘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氷死屍

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曰有誦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

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烝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然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生無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讐讐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詵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篇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

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洟出

心愧物汗出無聲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姹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物

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

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

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
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
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
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毁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
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
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

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道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恍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

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懲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愼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灾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

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苡用之當桔梗芣苡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鋭爾事

關尹子卷終

亢倉子題辭

史記莊子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陳氏以爲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今讀其篇往往采列子文子呂氏春秋說苑戴氏禮諸書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者矣周氏涉筆曰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濫益至而正雅朴素益藏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唐制也其爲唐人所僞無疑且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内不足者必假外飾與晁氏謂天寶初王士元所撰獻今取其稍近於理者附之篇

亢倉子題辭畢

道家類　元倉子

全道篇

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

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物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瞽視者以黈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頳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眞矣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

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知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巳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巳不龔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菓稼而荒騖之齊后信人之性酧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疊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雞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

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嚥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剸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防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全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若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

多則憎至有以速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爲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爲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

人無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

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辠也吏之有辠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宜政下宜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

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饍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

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携保抱逋逃隱蔽漂流捃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匱者日匱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寘與百姓爭利則佞詐之心生所以天下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

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攺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攺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廼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悁謟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莫善通政就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葢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纖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談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眞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

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羣情和正諸産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領逶逆安得動哉

至理之代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濶夫輿服純素則

人不勝美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踈濶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美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閑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穰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穰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逭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思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逭則讒慝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眞正之士不官

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嚚能之士不官於胃浮塞胥三
者亂國之梯也

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
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
人彊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
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
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
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至理之代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

國産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
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

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句粤之簳鏃以精金鷙隼爲之羽以之棓箭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衡覿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蚩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刲穫則其與剛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巳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鱻姦者出言等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故

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眚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良賢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濶遠牽率蕒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詑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善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奸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愈怒

君道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踉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

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鶡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鶡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

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無地之宜四海之内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

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浇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欲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欲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臣道篇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屬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為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悖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

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開奇則怪見興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妨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代官得人不理之代人得官

制龍覩問事君亢倉子曰既榮死而臣人者也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國修正今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脩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為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

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物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爲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踈之則退

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間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疎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人竭其耐小人輸其力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内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

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尒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審乎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

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玆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羑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旣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以

正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之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返明

謂多言之人爲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叢襍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安能洞詳

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人生於代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韙歟

農道篇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也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几蘧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

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黃帝曰四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巳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奪之以土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巳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産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

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塵上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彊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爲泠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虚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爲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秕墝而獨居則多死不

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粭而香舂而易而食之彊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蘦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長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乾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翜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

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彊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生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疢癘不行疢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

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援兵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鬬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

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illegible]
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
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
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若人人之悅也
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若彊弩之射
深谷也勝負之决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
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
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
人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
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
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則刃無

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兵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宄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至而歸之但與人期以殺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寡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秩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之人歸之若流水諸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

元倉子卷終